

■历史·民族研究

“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少数民族的源流及影响

刘 聪

(大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云南大理 671003)

摘 要:中国是丝绸的故乡,而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更是对丝绸之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丝绸之路的开通对我国与欧洲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进入21世纪,在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主题的新时代,党中央、国务院做出实施“一带一路”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然而,在亚洲与欧洲历史上的漫长岁月中,这绵延了几千年的丝绸之路的开发与发展与我国少数民族的关系,却很少为人们所了解。本文通过对中国少数民族与丝绸之路的关系的发展历史、形成简述以及影响进行梳理研究的基础上,可以得出少数民族与丝绸之路之间产生了多元化、多方位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对古代的少数民族的影响上,而且还体现在对现在民族地区的影响。

关键词: 一带一路;少数民族;丝绸之路;影响

中图分类号: C9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70X(2017)12-0072-04

PDF 获取: <http://sxxqsfxy.ijournal.cn/ch/index.aspx>

doi: 10.11995/j.issn.2095-770X.2017.12.016

"Along the Way" Strategy and the Origin and Influence of Chinese Minority Nationalities

LIU Cong

(School of Marxism, The University of Dali, Dali 671003, China)

Abstract: China is the hometown of silk, and the history of China's ethnic minorities is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Silk Road. The opening of the Silk Roa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in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In the 21st century, in the new era of the theme of peace,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nd win-win,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made a major strategic decision to implement the "all the way along the way", and to realiz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Will have a significant and far-reaching impact. However, in the long years of history in Asia and Europe, this stretches for thousands of years of Silk Road development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ur ethnic minorities, but rarely understood by the people. On the basis of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the briefing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thnic minorities and the Silk Road in China,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re is a diversified and multi-directional influence between the minority and the Silk Road. The impact is not only reflected in the influence of the ancient ethnic minorities, but also on the impact of the current ethnic areas.

Key words: Along the way; minority; Silk Road; influences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是新时期中国扩大开放、提倡与周边及沿线国家协同发展共建跨国经济走廊的战略规划。“东牵亚太经济圈,西系欧洲经济圈”的“一带一

路”可谓世界上跨度最长的经济大走廊,是中国与欧亚非各国之间形成的巨型经济合作空间,大致是分布在古丝绸之路陆路和海上通道轴线辐射区间。“一路一带”战略的提出是中国进一步翻开对外开放

的新篇章,而与“一带一路”战略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在“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也面临着重要的发展机遇。

从我国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我国古代的北方和西北各游牧民族,就因为种种原因,使得一批又一批的人从大漠南北或河西走廊地区,从东往西迁徙移牧,因此而踏出了一条草原通道。这条通道是横贯亚欧大陆的关键之路。由于周边的各少数民族地区因为其畜牧业经济的特点,从而使得他们在早期的丝绸之路上充当着商品贸易及贩运买卖的主要活跃人。与此同时,他们或多或少地都与丝绸之路有关系,并且纷纷与之产生了很大的缘分,以至他们能够完全地控制或占有丝绸之路,成为经营西域及东西方贸易的主要控制者。所以说,在丝绸之路的开通、维护和发展上,中华各族人民都作出了各自重大的贡献。其中特别是中国的少数民族,由于地理和环境的因素,更是对丝绸之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一带一路”与少数民族的历史发展

“一带一路”即丝绸之路的概念最早是西汉时期提出来的,当时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中国与亚欧各国的之间的贸易之路,建立了长安至罗马的重要商业通道。丝绸之路的开启为古代东西方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我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北方和西北的游牧民族在丝绸之路的发展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的生活习惯以持鞭游牧,逐水草而居,纵马驰骋,路即在马蹄下为主要特点。受到自然环境或人为因素的影响,很多居住在大漠南北或河西走廊的牧民,开始向西迁徙,并传播自身的游牧特色,他们在历尽艰难万苦之后终于踏出了一条横贯亚欧大陆的以草原为基础的通道。在这场迁徙的过程中,游牧民族对商品的需求很大也很迫切,所以只能依靠于毛皮、丝绸及其他珍贵物品的贩运买卖的方式维持生计和发展。因此,在这条草原通道上往往是驼铃叮哨,万马嘶鸣,处处都是游牧民族的商队。他们在草原上贸易和往来,不仅促进了中国古代交通的发展,而且推动了草原丝路的贸易^[2]。

在我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少数民族对丝路发展的贡献也是十分重要的。我国的大部分少数民族就集中在丝绸之路的经济带沿线,比如陕西省的回族、满族、蒙古族、苗族、羌族等,甘肃省的回、藏、东乡、土、裕固、满、保安、蒙古、撒拉和后萨克族。新疆省的维吾尔族、后萨克族、回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锡伯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满族、达斡尔族、俄罗斯族、塔塔尔族等民族。这些民族分别都从不同方面和不同程度影响了丝绸之路的发展,为丝路

经济的建设作出了许许多多的贡献。

二、少数民族与“一带一路”的形成简述

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少数民族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丝绸之路是过去少数民族在贸易和迁徙中的重要通道,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有很多史料对丝绸之路的发展有所记载。如希罗多德引述阿里斯提士的神话叙事诗《阿里玛斯庇阿》中,记载了公元前7世纪时期,在黑海、中亚草原的塞种人,他们四处迁徙,同时在中国人和希腊人之间的贸易、交流上充当着重要的媒介^[3]。在不断的交流发展中,这条连接亚欧大陆的大道,不仅促进了这条道路上各民族的经济的发展,也不断凝练了各种文化系统,最终形成了中国、印度、伊斯兰等各民族文化的交融,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这条布满人类文明的绵延古道,不仅推动了人类文明和历史时期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也为后人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是探索古代经济和文化的重要源流。

这条道路上不仅布满了历史的车辙,也留下来各民族的身影。在这条道路的脊背上一次次繁华的经济贸易、一次次辉煌的政治结盟、一次次壮丽的民族的迁徙等都是各民族在这他们的历史长河中,用自己的文明和文化,在这条丝绸之路上,踏出属于自己的历史印象。从这些流传不惜的文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虽然经过千百年历史风雨的冲刷,褪去的是那一层层黄土,褪不去的是永远留在这条道路上的中西文化,他们为丝绸之路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石^[4]。

丝绸之路的发展,从地理因素来讲的话,可以划分为四条:第一主要是陆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主要连接的是中国内陆与欧洲各大陆之间的商业贸易通道,在这条道路上东方与西方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形成了重要的交流和融合。这条道路于公元前2世纪与公元1世纪间得以形成,并一直发展至16世纪。该条道路主要是张骞出使西域后发展而来,当时西汉以首都长安为起点,经河西走廊到敦煌。再从敦煌分南北两路进发:南路从敦煌经楼兰、于阗、莎车,穿越葱岭今帕米尔到大月氏、安息,往西到达条支、大秦;北路主要从敦煌到交河、龟兹、疏勒,穿越葱岭到大宛,往西经安息到达大秦。这条路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贸易产品是中国古代的丝绸。

第二是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该路主要以南海为中心,所以当时又称南海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主要形成于秦汉时期,并在历史上一直得到很好的发展,在唐宋时期达到成熟,到明清时期,该丝绸之路已经是广为人知的重要海上航线。

第三是草原丝绸之路。该条丝绸之路产生于安史之乱后,当时吐蕃占据了西域和河西地区,导致中

原与西方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遭到阻隔,但当时的回纥与唐朝关系密切,同时回纥对当时的唐朝来讲,有其独特的地缘优势。因此,为保证中原与西方商人之间的贸易和交流,导致当时的运输都改道经过回纥进行交易。这样就形成了东起蒙古高原,西至黑海沿岸,横贯欧亚北方草原地带的草原丝绸之路。对当时的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5]。

第四是青藏高原丝绸之路。青藏高原丝绸之路是学者为区分其他三种丝绸之路而提出的概念。在隋唐时期,有一条丝绸贸易通道,是从长安再经过吐谷浑到吐蕃,最后经尼泊尔到达印度。唐代之后,由于社会的发展,这条丝绸之路得到进一步的拓展。所以在学术角度为了便于区分,便将其称之为“青藏高原丝绸之路”。

三、“一带一路”对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影响

丝绸之路的发展与少数民族的发展紧密相连,在这场历史的长河中,丝绸之路汲取少数民族的养分不断壮大,不断发挥自己独特的功能。少数民族也不断从这条道路上获得收益,这种收益是来自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的。所以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展开,对少数民族在这条道路中的影响进行简单的阐释。

首先是经济发展。丝绸之路形成后,这条路上的贸易不断壮大、繁荣,当时我国盛产丝绸、瓷器、纸张等,通过丝绸之路传入草原民族和西方的一些国家。当时的中原地区不仅在物产上十分丰富,而且在很多生产技术上也大大超越了西方各民族。所以随着这些物品传入的同时,冶铁、水力、工艺制作品、雕版印刷、钱币等技术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了西方民族。极大的推动了这条道路上的中亚、印度、波斯、阿拉伯等地区的发展。在这条路上的各民族,如粟特人、回鹘人、阿拉伯人、突厥人等也实现了较大的发展飞跃。于此同时,作为相互交流的道路,中原地区的物质、物品也通过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从西方各民族传入中国,尤其是草原民族的马皮、牛羊、皮毛等,西亚的翡翠、珠宝、香药等,以及中亚的酿酒术,印度的制糖法、建筑技术等,不仅为助推力推动了我国的发展,对各民族的经济、交流都产生了很大的意义。

其次是丝绸之路促进了民族融合。从历史发展轨迹看,草原民族多属于游牧民族,具有很强的流动性。所以在欧亚大陆上,各民族之间的民族迁徙基本持续了数个世纪。罗马帝国的兴衰也是民族迁徙的重要原因。与民族迁徙的浪潮同时产生的就是这条丝绸之路。这条路的发展,推动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从地缘角度讲,自古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欧亚大陆腹地就是民族迁徙和融合的十字路口。

尤其是在中亚地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许多重要的文化,有中国、印度、闪族伊斯兰以及希腊罗马欧洲文化等,从对这些文化进行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文化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最后相互融合,丝绸之路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摩尔根曾经说过,丝绸之路上打开世界文化大门的钥匙,是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和纽带。在古代,丝绸之路上活跃着塞种人、匈奴、大月氏、粟特、阿拉伯、突厥、波斯、吐蕃、吐谷浑、鲜卑、党项、回鹘、铁勒、蠕蠕、哒、氐族、羌族等民族,这些民族的活动在长期的发展中对欧亚大陆的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不仅是民族层面的,更是政治层面的,在这场融合过程中,许多民族进行了重构发展,形成了新的民族,甚至国家。

再次是文化上的融合。丝绸之路开辟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文化交流不断繁荣,形成了中原文化与东罗马帝国、阿拉伯大食帝国、印度和波斯帝国在文化技术上的相互学习事态,不仅大量地丰富了我国的文化知识,对西方的文化发展有着很大的促进。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丝绸之路上的这些国家渐渐形成了文化上的交融。包括他们在这些地区建立的许多王国及其历史遗迹,都是民族文化和文明交融的重要象征。同时,由于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发展,欧亚大陆文化一方面受到了冲击,另一方面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促进了各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的重构和发展,是近现代多民族的源流。特别是在我国的西部地区发生的以汉文化为依托、以丝绸之路为背景的民族交融形式,而形成了统一的中华民族心理和国家观念。这种文化的认同对我国西北、西南边疆的开拓与稳定,都有着极其深刻而重要的意义。

第四是宗教的发展。丝绸之路的开辟,促进了贸易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宗教文化的传播。于是在这条路上更多的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在中国宣扬教义,促进了我国的宗教发展。通过探析佛教在中国的传入,大约是公元1世纪,佛教传入中国,在中国很多地区得到了认同,加上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不断加深,佛教发展与我国人民的生活日益密切,最终成为我国宗教中的重要部分。至此之后伊斯兰教、摩尼教、景教、祆教、犹太教、基督教等各种域外宗教纷纷涌入中国,当然在这场宗教发展中,有些宗教在中原站稳了脚跟,成为影响当时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有一部分还是停留在较为浅薄的层面。但是,总的来说宗教的传入和发展对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思想哲学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最后是生活上的。丝绸之路未开通之前,中原地区和各民族以及西方民族国家在饮食、服饰、宅居、节庆、娱乐等方面有较大的差异,各地都有自身的特色。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这条路上的各民族

和国家之间交流来往不断加深,牵连的层面是文化、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体现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如中原的菜品、菜系传入西方各民族,西方各民族的西式餐饮也传入中原,形成了互通性,也增强了交流性。还有的体现在服饰上,如民族地区的胡服等。在音乐舞蹈、文学艺术上也有很强的体现性,这些生活上的变化发展,都集中反映了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巨大融和力^[3]。

四、“一带一路”战略对现代民族地区的影响

(一)民族地区的战略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长期以来,由于民族地区受到国家实施东中西部地区梯度发展战略的影响,再加上民族地区大多地理位置比较偏僻、自然条件较为恶劣,自身的发展能力较弱、经济欠发达,并且它的战略定位则更偏重于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民族团结和边疆安全,国家的政策重心较多地着力于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经济以解决边民生产生活困难、稳定人心、整固边防。至今,民族地区仍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

从国家颁布的“一带一路”的战略规划上来看,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内段北中南三条大通道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包括了内蒙古、新疆、宁夏、广西等民族地区和青海、甘肃、云南等多个民族省份。由于民族地区是中国与众多邻国的门户和纽带,包括新疆、宁夏、广西在内的诸多民族地区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支点,在规划中具有其自身的独特地位和重要作用。制定“一带一路”规划的战略布局,使得我国的民族地区从我国的边缘地带一跃成为了面向中亚、西亚和东南亚地区对外对内开放的桥头堡,形成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源基地建设重点地区,成为了国家构建全方位开放格局的前沿地带。这一根本性的转变对于民族地区的意义,可以相比于改革开放初期东南沿海的对外开放,对于民族地区来说是具有重大性意义的。

(二)民族地区的经济将不断发展

由于民族地区发展起点低、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落后、历史欠账多,国家虽然给予了很多差别化的优惠政策,但是因为市场起主导作用的资源配置机制下,民族地区的劳动力、资源和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向东部的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仍然将会呈现出不断拉大的趋势。“一带一路”的战略通道是从我国东部发达地区最具活力的东部三大经济圈出发,贯通了欧亚大陆,向西连接着发达的欧洲经济圈,沿途经过了60多个国家和地区,它的经济总量达到21万亿美元。这些巨大的经济体量和经济贸易的往来,将会为沿线的少数民族地区打通资源流动的市场通道。

“一带一路”沿线的交通、信息、油气管道等互联互通的大通道建设必然将会为各民族地区的交通、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带来极大的改善,将会突破长期制约发展问题的瓶颈,投资贸易等的经济活动将大幅度增长,经济活跃度会得到增强。国际、国内等市场资源要素的快速流入,会为民族地区的发展带来急需的资金、人才和信息等有效的贡献,使其从发展洼地逐渐成为沟通经济发达体的交通、物流、经贸枢纽和桥梁,为经济发展腾挪出了巨大的空间。国家在“一带一路”战略中重点建设的煤炭、石油、金属矿产等传统能源资源以及水电、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项目,这些项目为民族地区充分发挥资源富集优势提供了有效的契机。民族地区可以抓住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经济结构升级换代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双重机遇,积极地布局绿色经济、环保产业等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大力地发展特色产业,积极探索经济发展的新模式、新业态,力争成为国内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为国家整体经济实现新常态下的平稳较快增长做出积极贡献^[6]。另外,民族地区还可以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利用跨文化背景^[7],促进地区与整体经济的协调发展。

四、结语

当然,各民族在丝绸之路上的关系,并不都是一直和平相处没有纷争的。也存在着一些矛盾和斗争。而通观丝绸之路的发展变化历史,那些阻塞断绝、占据争夺等的情况,毕竟是短暂的和局部的。从总的趋势和主流来看,是在不断地持续发展着、完善着。直至后来的“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到这大跨度横贯亚欧内陆的“草原丝绸之路”和“绿洲丝绸之路”的逐步衰落为止。在这复杂而漫长和历史过程中,我国各民族从各个方面,对丝绸之路的开通、维护及发展,都做出了各自巨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 宋媛. 浅析“丝绸之路经济带”少数民族价值观的相通性[J]. 新西部(理论版), 2014(24): 23, 113.
- [2] 樊保良. 略论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与丝绸之路[J]. 兰州大学学报, 1994(2): 59—65.
- [3] 李明伟. 丝绸之路研究百年历史回顾[J]. 西北民族研究, 2005(2): 90—106.
- [4] 李竟成. 丝绸之路西域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导论[J]. 西部学坛, 1994(2): 6—15.
- [5] 崔明德. 中国古代和亲与丝绸之路的拓展[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05(2): 39—53, 146.
- [6] 蒋利辉, 冯刚. “一带一路”, 民族地区的重大战略机遇[J]. 中国民族, 2015(5): 12—13.
- [7] 穆琳洁. “一带一路”背景下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再认识[J].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17, 33(3): 6—9.